

美國散記

利奧波德·泰曼著

潘正英譯



LEOPOLD TYRMAND

Notebooks of a Dilettante

美國散記

利奧波德·泰曼著
潘正英譯



LEOPOLD TYRMAND

Notebooks of a Dilettante

美國散記

利奧波德·泰曼著 潘正英譯

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
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
(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)

港澳總代理：張輝記書報社
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

台灣總代理：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
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

定價：HK \$3.00 NT \$30.00

1977年11月第2版

封面設計：李建華

NOTEBOOKS OF A DILETTANTE by Leopold Tyrmand.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. Copyright © 1967, 1968, 1969, 1970 by Leopold Tyrmand,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.

1st printing
2nd printing

July 1974
November 1977

美國散記



目次

一	美國日記	一
二	附庸風雅篇	五
三	以色列札記	九
四	西班牙札記	二一
五	來自美國的歐洲人在歐洲	二七
六	革命漫談	三九
七	東西方革命：兩種似是而非的比較	一八三
八	爲所欲爲與莊重自持	二〇五

一 美國日記

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

從海上到美國。這情形從某方面來說，同哥倫布大同小異，而大家也應仿效那位著名的發現家，到美國不要走得太遠，也不要過於深入。稍稍沾個邊，成績就最斐然。如果一個人留在邊沿，大家就會記住他，並在大學裏替他豎碑立石。

紐約

第一天。一幅埃迪·康登在鄰近餐館演奏的海報。在這裏，樣樣東西看來都比歐洲的更大、更好，不過香腸就比不上法蘭克福城的了。

坐汽車到華盛頓（哥倫比亞特區）。我全副精神用在調整我對距離的感覺。這個大陸廣大無

垠，使我對歐洲那種舒適的侷促，產生太多的同情。

華盛頓

在這個大城市，我對老百姓及樂觀的哲學家所稱的「廣濶」世界，更加害怕。有學識的人都知道世界是圓的。

我的問題並不在此，而是如何在一個絕對新的空間概念中找到自己。廣大使人渺小得像要給吞掉。單憑一雙腳，就什麼地方也到不了，非得借助福特或通用汽車不可。但是，從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工業中，我們又能得到多少和什麼樣的人造工具呢？謝天謝地，所得的並不多。

下午，駕車往馬里蘭州阿谷基城。從芬尼摩·古柏的故事中，我對這裏地名及風景早就耳熟能詳。我的一個叔父常對我說：「孩子，多看些古典作品。」美國已有古典作品實在不錯。我對這個古城立即產生一種熟悉感。

□華盛頓的警察，大部分是黑人。他們巡邏街道，看守聯邦建築物及行政中樞；黑人警察疏導交通，發給前往重要行政機關及政治重地的通行証。當然他們也全副武裝——佩戴手鎗、警棍及其他象徵警察威權的東西。

身為歐洲人看到這種既簡單而又早已忽畧的事實，為之驚訝不置。我指着一個黑人警察，對一個美國友人說：「看，他竟全副武裝……」他答道：「警察當然要武裝。」可是對歐洲人來說，這

就不是尋常的事了，因為這個警察屬於一少數民族，這民族認為本身曾受迫害、鎮壓，而最低限度已給剝奪了同等權利。歐洲幾世紀以來也發生過少數民族問題，然而在戰前的波蘭，從未見到一個烏克蘭或猶太籍警察；就是在今天，在法國的沙第城也看不到義大利警察；在義大利的熱洛盧城不見奧地利籍警察，在羅馬尼亞的邦納，也看不見匈牙利警察。有一些錯誤是歐洲人從來不會犯的。少數民族要想獲得武裝配備，只有在他們不再感到是少數民族，以及他們的受迫害及不公平感覺連根拔掉之後；因為在憤怒及反叛時此類情緒是十分危險的。

我在共產黨報章上從沒有看過美國有黑人警察這類新聞。也許是我對這裏的黑人問題一無所知吧？

□一看就知道這裏的番茄、桌球檯及公路，無疑都比歐洲大，而對人生的追求也比歐洲更熱切。但是對美國人和我們來說，這些都發生了不太明顯的影響力。例如，我們總是忽視在這片廣大土地及街道上，產生出什麼偉大的文學，偉大理想及偉大決心來。美國人有時似乎也忘却他們肩负着多重的對世界的責任，而履行這些大承擔，又是需要多大的技巧哩。

□馬路大掃除後，很整潔。行人道上却鋪滿冰雪，我每走一步，都幾乎折斷足踝。大路上車如流水，行人道上却只有我一個人，獨自在康涅狄格大道上蹣跚而行。

「一輛公共汽車的車後貼着大幅廣告，圖中一位男士焦急地望着手錶。『你的司機不幹了，你該怎麼辦呢？』」乘搭特區公共汽車吧。既舒適、便利，又經濟。」

「國際生活實驗會的S先生，要我接受電視訪問。我不知道自己在『教育節目』上能說些什麼。國際生活實驗會是致力於像青年會及童子軍那種理想的組織，S先生本人似乎對於我的著作、我對爵士音樂的心得或東歐錯綜複雜的政治，所知不太多。他是個新英格蘭的中年人，待人親切，沉默寡言，我雖然一再落力炫耀糟透的才華，但他反應並不熱切。不過，我還是同意在兩天內接受訪問。」

「有人這樣對我說：『我們美國人很單純。』」

「現代世界的複雜錯綜令我們反感，單純反而是一種很高貴的美德。」我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。「你們講究實用，因而認為單純是一種好處而不是缺點；有些事情如能簡化，就好辦得多，也會辦得更好。……」

我看出我對美國人單純問題的熱中，並沒有使我的同伴開心。「但是，」我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你們把每樣事情都看得太簡單了。你們看共產國家的生活，不是把它看成純粹共產黨的社會，便是認為是受共產黨充份奴役的社會。然而現實是比較複雜的，之後你們會奇怪為何自己並不了解所發生的事情。」

在這時候，我感到他已無心傾談，只是在作禮貌上的回答而已。

□早上在公共汽車上，坐在我身邊的一個少女，從手提袋中取出一本書來，開始閱讀。那本書是中國古代三類哲學思想方式。

□電視訪問——多出人意表！S先生脫胎換骨，從一個打瞌睡的童子軍變成一個妙語如珠的「健談者」。一個對爵士音樂，政治一致性及脫衣舞都有充份認識的人，他的打科插譚，使每一個問題都容易答覆。這次訪問順利完成。S先生的轉變，是極美國式的。

□華盛頓對於大風雪並不以為苦；因為這使他們在與紐約長年不斷的競爭中勝了一籌。紐約最近發生電力停頓及癱瘓性的交通罷工，曾使華盛頓深感自卑。華盛頓遭遇本世紀最大的大風雪，又使它贏回一仗。

□失去了雄心壯志如何保持創造力呢？在這個國家生活，處處都解答了這個問題。東西多得滿溢，用不着再去動腦筋，壯志顯得只是在白費光陰。樣樣事物都可能得到，用不着去通知「最後消息的讀者」。「這個美侖美奐的華廈是什麼地方？是誰的呢？」我問一個過路人。「我不知道，」他答道。「這一定是私人產業。你去問問看門人。」小時候在華沙看荷里活電影，我總是想不通，在這樣的華廈，謀殺這樣一個百萬富翁，為什麼沒有人知道（除了當地報紙及警察外），現在我恍然大悟了。

□美國人總是單刀直入，尤其是有關人的姓名及職業方面。他們並不喜歡慢慢去認識一個人。他們直截了當地問：「請問貴姓？」

「泰曼。」

「請你說說怎樣拼出來，好嗎？」

我拼了出來。

「怎樣唸呢？」

我唸給他聽。整個晚上，我就做着這件事。

在歐洲，聽不清一個人的姓名時，我們並不一定要弄明白。我們認為如果有人不想清楚說出自己的姓名，那一定另有原因。倘若真要知道，我們還可以問問主人家。但在美國，姓名有點神秘感。無數小說、戲劇及電影，都是以改名換姓為題材，構思出引人入勝的情節。「叫什麼名？」「正派好漢用鎗指着兇手問道。」「沃茲沃恩·庫羅茲。」那兇犯雙唇顫抖地回答。「撒謊！」好漢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你真名是莫里亞蒂·麥克翰！」說罷，就一鎗把他殺了。台上台下，人人點頭稱許，因為連自己姓名也改掉，實在是樁下流卑鄙的事！在這個民主社會，看重姓氏的貴族風竟那麼濃厚，很令人詫異。

「閣下是作家吧？」

「啊，可以這麼說……」

「到底是不是？」

「在某方面是的。」

要向他們解釋總覺得很難爲情；在歐洲，寫作是給當作有這樣的能力，却不是專門職業；要是有人太肯定自己是個作家，那麼，他究竟是否真正的作家，我們不免要對他有所懷疑。含蓄的談話藝術很少人懂得。美國人對無關宏旨的談話，往往忽畧其中樂趣。我不得不想法子自己解圍。

「你最喜歡美國什麼呢？」

「美國……」

如此不着邊際的答覆，顯然使發問者愕然。他（或她）微微一笑，但並不就此打住。

「這裏你最不喜歡的又是什麼呢？」

「美國……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「說清楚些，就是美國氣氛太濃。」

他（或她）流露出有點不自然，就問我再來一杯酒如何，然後就走開了，消失在人羣中。我聽見偏僻的角落有人說：「多古怪的傢伙，……很難談得來……」但我却認爲，我說得再準確不過了。

□哥倫布及韋斯普西也許是能夠將美國拿來與歐洲相比的最後的人了。五世紀後的今天，種種比較純屬無稽。美國就是美國，拿歐洲的標準來這裏衡量是徒勞的。去他媽的！——海明威會這樣說。

在近郊一屋子裏進晚餐。漂亮精緻的波斯古瓷，古波斯氈及古波斯彩飾畫。來客有外交官、國會議員、律師。他們爽朗、思想自由、開明、民主、反種族隔離及富有，但却不憤世嫉俗。我總是認爲憤世嫉俗是每個社會精英的特權，若付諸闕如，就是膚淺的象徵。但是我的看法可能錯誤，沒有什麼東西比膚淺更難不住了。一位客人滔滔不絕與我大談十七世紀波蘭的君主選舉制。他所知的比我更多。

華沙沒有庫西西留茨及普拉斯基的紀念碑，華盛頓却有。這豈不是祖國中的祖國嗎？不，這樣說法太簡單，也太歐洲化了。

□華盛頓紀念碑——更是歐洲價值觀念在這裏行不通的一個例証。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紀念碑，只是一塊平平無奇的石板，上面刻着下列幾行字：

一九四一年九月，法蘭克林·D·羅斯福請他的朋友最高法院法官弗蘭克福特到白宮，並請這位法官牢記他當時所表示的願望。

「如果要爲我豎立任何紀念碑，我很明白自己喜歡的是什麼樣的。我喜歡像這樣大小的一塊（他雙手在桌上比劃）安放在檔案大廈大門前草地中央。我不計較用什麼材料，灰石、花岡石、什麼都好，可是我要他樸樸素素，用不着裝飾，並刻上簡單的墓誌銘：紀念……」一批羅斯福總統生前部下，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，他逝世二十週年那天，遵

照他的願望而豎立了這塊平凡的紀念碑。

謙遜的美德，並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樣，以為在偉大政治家中是罕有的。然而我可以想像，要是有人以同樣方式來緬念葛拉斯東、俾斯麥、克里門思或列寧，一定會引起爭論，他會讓憤怒的風暴掃走。這又証明了美國人的質樸——在樸實中表現了不凡。

路易西安那州紐奧良斯城

乘搭飛機前往紐奧良斯。吐蘭大街上一輛擠滿乘客的公共汽車上，一黑人少女不肯坐在我旁邊。這是自納粹撤離波蘭後，我第一次感到受隔離。「種族歧視？」在這件事上，誰是受歧視的呢？是我，我爲了佩服紐奧良斯黑人及他們對二十世紀文化的貢獻，曾寫了一本有關他們的書。可是這個少女怎曉得呢？種族迫害及集體責任的所有條例，也用到我身上來了。

星期五晚到卡勞鎮。真與美受到人工雕飾，原始、風格及如畫風光，原是歷史及大自然所賦與的，然而美國人却禁不住要加以雕琢粉飾。這個城市原有的真正寶藏，也就是那些無聊的遊覽大全所謂「羅曼蒂克」或「如詩如畫」的風光。現在一切都假得可以。一直小心珍惜的獨特而多姿多彩的傳統，却像佳餚一樣，給人包裝起來。

紐奧良斯也不全是人工美。昨晚，我參加了一真正動人、道地、完美的場合。在聖彼德街的藝

宮，幾個老人演奏爵士音樂。使人喜出望外的是，我見到傳說上的人物——佐治·路易斯，他及其他幾個人，以他們的智慧，氣派不凡地吹奏木簫及樂號。他們吹奏着簡單而高尚的音樂，是那樣的純真。樂曲本身雖非永遠都具創作性和完美，但藝術本身所表現的柔美與智慧，總是散發出魔力。我力不從心，對此無法加以描述。真摯的、情感洋溢的意境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「與君並肩同行……」一曲，使人熱淚盈眶。在樂隊奏出「雅達」一曲時，穿上貂皮大衣的上年紀的貴婦，也顧不得地板的骯髒，就坐了下去。

□似曾相識的奇異感覺！我在北堡壘街附近踟躕，欣賞聖母院教堂牆上塗鴉的美，漫步經過剛果廣場、運河、及聖路易墳場附近的水坑街。我從前沒有來過這裏，但寫過一本有關這個城市的書。這時，我認得我從未見過的名勝。故事里昔日為歡樂之地，如今已成廢墟，與墳場為鄰。爵士樂，在歐洲象徵情慾或歡樂、精神自由或文化獨立，在這裏却像氧氣，不能缺少。就如我與藝宮那些人一起喝的南部特製湯一樣，這個城的老饕真懂得如何享口福。這裏的爵士樂及特製湯，都是天賦的第一流，獨一無二。當然，爵士樂在創作上進步的巨流已成明日黃花，取而代之的是些一團糟的繪畫，沉悶單調的畫廊及無聊的「波希米亞」藝術的二流貨色。但是過去八十年的成就，將不會自這城中消失。如法國人區，波邦街及聖詹姆士醫院這些名稱，仍在本世紀的意識中留着餘音。還有，世界上很少有博物館會堂堂正正地陳列着妓院的東西。白露露女士的寬容大廈大門口的一塊石頭，陳列在紐奧良爵士樂博物館中，使人懷舊之情油然而生。倘若我們知道白女士的住宅，不

過在幾年前才拆掉的話，我們當爲紐奧良斯在當代文明中的重要性及獨特而感到震憾。

□在美國，人人笑面相迎；這是社會特色。這裏說的人人，並不包括旅館服務人員在內。他們有時也露齒而笑，但這種笑容，却使人不寒而慄。

□毫無疑問，紐奧良斯是美國食都。許多人往往認爲食物有文明價值。對我來說，食物是屬於文化。吞嚥食物時沾沾自喜的感覺，食物的組織和香味觸發一連串的精神聯繫，不管外觀如何，都是一種文化活動。紐奧良斯的烹飪淵遠源長，成功的產生了一種「風格」，其重要性超過一切地方特色，像克里奧黑人的烹飪，或南方的燒煮。豐裕的食物常是辛勞的收穫，但是優良的傳統的烹飪術，往往是充場面的產物。我相信紐奧良斯從開始到它的黃金時代，從沒欠缺過後者這種文化成分。一如每一樣真正的文化或藝術的成就，紐奧良斯的烹飪，並未爲人充分賞識。因爲用擺濶作爲文化力量所產生的東西，都會莫名其妙地注定受輕視、遭白眼的。從東岸到西岸，多少遲鈍、乏趣的美國勢利之徒，天天不斷的嚷，要想吃得好，就得到歐洲去，特別是到法國去。他們存着美國人自嘆弗如的絕望感覺，就無法在這國家的領土內發現一種精細巧妙的烹調法。但是如果有人說：「去紐奧良斯吧。」他們會答道：「我在電影中看過了。」這又再次證明，現代的智慧與經驗是分開的，別的不說，在講究吃方面，可能帶來無可救藥的結果。